

孤独的跋涉者

□葛云彩

抓一把阳光放进口袋
不怕遇到寒风雷雨
孤独的跋涉者
挺起山的脊梁
扛起风的涛浪
将疼痛吹给山花
将疲惫扔入河流
将不可能狠狠踩在脚下
一步一步 向前行
前行的力量承载着使命与担当
一滴泪珠滑落肩头
诉说着时代的潮流
许多故事挂在月亮上
向着太阳

春天美

□陈正言

当地球运行到某一位置时
春天就如期来到了
然后,大地慢慢地苏醒
一切的美便悄然生成

春天美——美在风
柔和的东风、和煦的阳光
轻轻抚摸着大地上的万物
传播着春天的气息
醒来吧,严寒已经过去!

春天美——美在水
小河水融化了冰块
潺潺的溪流敞开了它的胸怀
孕育着生命的液体
浇灌了各处的生灵和草木

春天美——美在花
它催开了满世界的花儿
红梅、海棠、桃花、梨花……
清香飘拂、万紫千红、朝气蓬勃
驱散了人们久已压抑的烦恼

春天美——美在绿
它起自柳条悄悄绽开的细细嫩芽
荒芜的大地才被渐渐涂成绿色
麦苗生长、油菜茂盛、蚕豆青青
给人们燃起一年最美的希望

春天美
美在山水,美在花朵,美在葱绿
更美在人心愉悦,情感激发
这是人生事业的又一起点

启程

□侯求学

启程
装满嘴与美酒
怀揣希望与憧憬
踏上日月星辰组合的车轮

启程
朴实的话语重复着温情
追寻的目光牵连着彼此
耸立的双肩托起的是责任

启程
重逢后对重逢的期待
日常中对日常的重温
思念将每天串成长长的珠链

夜幕是我们共同仰望的荧屏
星星和雨滴记录下我们的每一颗脚印
为了无愧,为了无悔
启程

花开喜迎春

□清歌



迎春花 (两首)

□丁风

(一)
黄瓣喜笑颜
农人误作入菜田
实为花探春

(二)
迎春花满藤
枝枝金带挥清风
闻香美入梦

草绳旧话

□彭伟

秋去冬至,冷雨过后,天气乍寒。妻子返乡,顺路买回一双毛窝儿。清晨,我套上脚,和儿时的感觉一样,暖和和,软绵绵。再望望那毛茸茸的鞋面及硬邦邦的鞋底——稻草绳编的,眼前仿佛放起电影,不禁浮现起童年搓草绳的情景。

每逢深秋的周末,父亲总习惯骑上自行车,载我下乡走亲戚,割水稻。村间阡陌小道两旁,千顷稻田,一望无垠。风自西北来,沉甸甸的稻穗,徐徐地摆动,引出两三只白鹤,冲出金黄的田海,飞向蓝白的天空。田边的农民,无暇顾及天上的风光,总是低着头,弯着腰,像一把巨大的镰刀,出力地割着水稻。丰收的喜悦,伴随着勤劳的汗珠,从绽满笑容的脸庞上落到地上。

秋收过后,留下齐刷刷的稻草,一根根地堆满田垄。调皮的农家孩子,会将稻草搓好扎紧,编织成可爱的稻草人,说是吓唬鸟儿,实际上图好玩。大人们图实在,看中稻草的实用价值。搓好的稻草绳,可以扣物品,扎篱笆,做蓑衣,制草鞋……还可以去集市换钱换物。一到入冬的时候,家家户户都忙着搓草绳。

我是个小孩,爱凑热闹,也跟在大人们后面,看他们搓草绳。午后的冬阳,撒在大场上。男的、女的,老的、少的,聚集一起。搓草绳的乐趣,如同嗑瓜子。先是一个动词“搓”,贯穿始终。万事开头难,草绳要想搓得好,绳头是第一步,也是关键一步。大人们无序地坐在长凳上或小凳上,取出一把干枯的稻草,分为两把,再将草的一头踩在脚下或压在凳上,两手全力出击,各抓另一头的两把稻草,不停地搓起来,稻草随后互相缠绕,越绕越紧,草香渐渐溢出,草头渐渐成形。反之,再将两头颠倒,重复动作,继续用力搓滚,久而久之,手上热气渐起,再继续添加稻草。草绳越来越长,越来越光滑。搓草绳,还有一处很像嗑瓜子,那就是另一个动词“聊”。嗑瓜子、搓草绳,都可以分心——与友人聊天:“张家长,李家短”,不在话下。聊天好比是劳动的“催化剂”——在一天南地北中,大家是聊得更愉快,搓搓越劲。他们搓的同时,有时也逗逗孩子,问我们要草绳吗?考我们草绳像什么?农家的孩子,大多说那草绳像龙像蛇,可以要来抽抽地、跳跳绳。我养得胖,自小贪吃,加上食物不充足,脑子里总盘算着好吃的。虽然没见过天津大麻花,但望着那盘旋叠起的草绳,我第一时间答道:洋糖么儿——麻麻么儿!那是一种家乡的早点美食——形似大麻花,口感软软的。听得众人哄“场”大笑。孩子固有的天真,倒未让我愧怍。

至今那搓草绳的场景,还显示在我的眼前;那爽朗的笑声,还回荡在我的耳畔。这不,从窗口处买来两三根麻麻么,吃进嘴里,嘴甜蜜蜜的,脚暖和和的,望着毛窝儿,一切又如儿时的快乐。

杏阳河畔忆往昔

□陶建兵



陶建兵,笔名:坚白,1971年生,1991年毕业于淮阴电子工业学校,江苏如皋人,如皋作协会员,如皋书协会员,莱鼎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。

主要用于夏天排水灌溉,位置选在原八队与九队之间,离原东港向西一节田远,同时又是当时八队与九队的界河,我父亲和母亲都参加了杏阳河的挑河,当时我弟弟刚出生,母亲在挑河的间隙,还需赶回来给弟弟喂奶。

作为新老界河,河道位置微向西移几十米而已,河东原花园乡杏阳村八队,原倒杨树村,村里主要是蔡姓与曹姓。祖上曾修建一所近百亩的花园,花园乡与花园头由此而得名。河西原花园乡杏阳村九队和十队,村里主要陶姓与左姓,陶姓道光

年间迁来,与西北面西陶庄陶姓字派相同,同祖同宗,据说从盐城先后迁来。左姓从西南边左官方迁来,祖上洪武赶散时从苏州迁来。

去年国庆节期间,回家再次经过杏阳河,水利施工已接近尾声,河道两边用水泥桩加固,美观大方,既防止两岸泥沙下泻,又最大程度维持河水与河岸的生态系统。河里的水草、游鱼历历可见,青蛙、蟾蜍、旱螺等两栖动物来去自如,一汪碧水蓝天,河岸绿草成茵,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稻田,金秋十月,美丽而丰饶的季节,沉静而优美。

去年的一天,我回老家,经过村东的杏阳河,发现有施工队在进行河道整治。杏阳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灌溉河,全长约数百米,北接一条老河,南接司马港河。

我记事时,司马港河已完工二十多年了,河的南北两侧是高高的大岸。岸上栽满钉子槐和桑树,树有碗口粗,郁郁葱葱。每年初夏,槐花飘香,满树是沉甸甸洁白的槐花,一场大雨之后,空气里弥漫着湿润而香甜的气息,蒸槐花、槐花饼也成为我们餐桌上美味。

大岸北侧是一条土路,通往村东的蚕桑场,路下埋着长长的水泥涵洞,北面有水闸,可以根据需时开闸放水,调节水位。冬天的时候,河港水位都低,涵洞有时会空着,我们便可以跳进去,穿过长长的涵洞,洞两头有阳光照入,中间一段昏暗,让我们感受到莫名惊险与刺激。胆小的男孩是不敢进去的,女孩子靠近都不敢,生怕里面游出一条巨大的蟒蛇。

雨季到来的时候,雨水通过村里排水渠流入村北小河,又经小河汇入杏阳河,水量渐大,河水暴涨,浑浊的河水裹挟着

水草滚滚向南,直接涌入涵洞口,水闸已经打开,水流如脱缰的野马,在与司马港河交汇处冲出一个巨大的喇叭口,中间成为一个圆形的深潭,然后缓缓注入河水滔滔的司马港河。

转眼秋天来到,稻谷飘香,杏阳河水位变浅,河里的水草随波曼舞,清晰可见。晚间萤火虫闪闪烁烁,村人带一盏马灯来看蟹,一个晚上可以收获一鱼篓。河岸上,偶尔会遇见一只呆头呆脑、畏缩想来看热闹的老鳖,见人转身想下河,自然是在劫难逃。

杏阳河同时又是老家银家树村与倒杨树村的东西界河。相传西边银家树村里有一株古银杏树,大树根周围可以放24部平面木板车,村因树而得名。我记得村东南左永奇家便有一棵大银杏树。一条南北小河横穿小村,在南边拐向东,大银杏树便在小河拐弯的东岸,两三人才能合抱,主干只有三四米高,枝繁叶茂,亭亭如盖。此棵是雌树,南面有一株公树,比这株小许多,每年秋天,大银杏树硕果累累,因为两面环水,不穿过左家大院,是无法拾到的。1975年前后,村里小河被填平,每年秋天,来拾白果的人很多,左家四个儿子要成家,便把这棵大银杏树锯倒了,当时卖了数百元,用于盖房,当时这笔钱相当于一笔巨款,大银杏树于是永远留在人们记忆里。

东边倒杨树村,相传一棵巨大的杨树斜卧在村里河上,根在河这边,枝头已到河那边,因呼村名为倒杨树,这棵杨树也早已不存,只留两个因树得名的村庄令人怀想。

1974年,村里决定挑南北的杏阳河,



东阳红木硬木家具春季直销展



工厂放价 现卖现提 实惠看得见

时间:2月9日-3月31日

地址:如皋万都广场2号门 电话:13575686111

